

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

总主编 陈谦平

· 历史学类 ·

西方史学史研究导引

杨 豫 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项目

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 总主编 陈谦平

· 历史学类 ·

西方史学史研究导引

杨 豫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史学史研究导引 / 杨豫编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5
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 历史学类
ISBN 978-7-305-07617-6

I. ①西… II. ①杨… III. ①史学史—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6746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历史学类
书 名 西方史学史研究导引
总 主 编 陈谦平
编 著 杨 豫
责任编辑 还 星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9.25 字数 558 千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7617-6
定 价 52.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

顾 问

[学校按拼音顺序排列]

北京大学	钱乘旦
复旦大学	吴景平
华中师范大学	马 敏
吉林大学	林 沅
南开大学	陈志强
天津师范大学	侯建新
厦门大学	陈支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 巍
中山大学	陈春生

序

陈谦平

历史既是对人类社会过去发生或经历事情的记载,也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运动发展过程的学问,“它包括历史过程的记录,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规律的探讨和历史发展趋势的预见”等四个层次。^①“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②

由于过去的历史已经不复存在,所以人们通常只能通过前人对当时生活与活动的记载来了解那个真实和客观存在的历史。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考古发掘就成了认识人类社会早期生活的重要手段。那么,后人仅凭考古和文献资料就能够还原出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全过程?谁能确定我们对过去事情的记载或叙述是历史真相?何兆武先生认为,人类对于历史的认识演进,受到三方面条件的制约: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二是已往的历史事实并非就已经死去了,它们在尔后的历史发展中仍然在起作用,我们往往不能就其本身,而是要根据它后来的历史效应来理解它、评说它,所以“盖棺论定”不能成立;三是由于受到研究者思想认识的限制,史家永远不可能超出自己的思想之上和感受能力之外去理解历史。^③

人们对于历史存在不同的认知。

传统的实证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历史研究的目标是寻求历史真相,客观地复原真实的历史。实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是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他认为“历史是怎样发生就怎样叙述”,也就是不带主观价值的“如实直书”。兰克甚至不赞成历史的教育作用,认为历史学家不应当存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只追求历史真相,不褒贬是非。^④兰克坚决反对“根据某种理论或抽象原则概括历史”,认为“史学家的理论前提和主观意图只能妨碍史学家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⑤

① 葛懋春、谢本书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②③ 何兆武:《诗与真——历史与历史学》,《历史学家茶座》第8辑,2007年6月。

④ 那思陆:《法史学的传承、方法与趋向》,2004年7月30日法律教育网。

⑤ 侯树栋:《20世纪西方史学对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

西方史学史研究导引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根本不存在客观的历史,所有历史都是主观构造的历史。历史真相无法寻找,更不可能完全复原真实的历史。后现代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是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他认为历史学家获得了一系列分散而确实的历史事实,进一步的工作是将这些历史事实由点连成线,进而组成平面,甚至立体空间,这时就需要历史学家的想象。他认为“现代史学在理论认识上的落后已经令它陷入一种荒谬之境”,他指出,一方面是“一群观念保守并毫无社会责任的史学家,沉迷于资料,无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艺术家对历史的敌意在于历史总是那么缺少敏感性和意志。他认为历史学应该介入现实,用建构主义的方式重新思考历史学的本质。^①

建构主义历史观认为:任何历史资料对历史面貌的反映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把历史的本来面貌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历史研究可以不断地接近真实,但永远无法真正达到真实的原貌。既然如此,就某一个历史问题下一个定论,或“盖棺论定”,然后把这个定论以教科书的方式灌输给学生,实在没有科学性。

这里涉及到历史学科的大学教材建设问题。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历史课程模式?我们应该让学生阅读什么样的教材?是向学生灌输我们在某种特定的理论模式或政治框架下撰写的教科书,还是引导学生去大量阅读他们感兴趣的基本史料,教会他们用各种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多元的视角去进行观察、分析?我想,后者无疑更科学、更艺术。

正如何兆武先生指出的那样:“一切历史和人们对历史的体验(历史学)都要由历史学家的人文价值的理想来驾驭。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史家首先都是历史哲学家。历史学的对象(比如说史料)是一堆建筑的原材料,历史学家则以自己的哲学和理想、依据自己的心中的蓝图,把这堆材料建构成一座大厦(史学体系)。”^②让历史回归学术,让学生阅读更多的史料,让学生用多元的视角去观察历史,让每个学生都成为历史哲学家,这样历史才能丰富多彩,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编写这套教材的目的。

本套教材的编辑和出版,得到由光华教育基金会和南京大学共同出资成立的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鼎力支持,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

^① 陈新:《历史·比喻·想象: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何兆武:《诗与真——历史与历史学》,《历史学家茶座》第8辑,2007年6月。

目 录

绪 论	1
导 论	1
选 文	6
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彼得·伯克)	6
变动中的西方史学(于沛)	16
研究实践	29
延伸阅读	29
第一章 古代希腊—罗马的古典史学	30
导 论	30
选 文	34
试论希罗多德与历史编纂学(毛丽娅)	34
修昔底德的理性历史建构(黄洋)	43
论波里比阿《历史》的编纂体例及其思想(易宁)	53
塔西佗史学初探(褚新国)	61
研究实践	70
延伸阅读	70
第二章 中世纪基督教史学	73
导 论	73
选 文	76
圣·奥古斯丁神学历史观探略(贺璋璐)	76
基督纪元体系的形成与基督教史学(郭海良)	78
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的新动向(陈志强)	91
近年来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新变化与新趋向(王乃耀)	101
研究实践	107
延伸阅读	107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	108
导 论	108
选 文	111
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抄本与校本(张强)	111

瓦拉批驳《君士坦丁赠礼》的学术得失(米辰峰)	123
乔尔乔·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王挺之)	132
马比荣与西方古文献学的发展(米辰峰)	137
研究实践	156
延伸阅读	156
第四章 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史学	157
导 论	157
选 文	160
论启蒙时代的历史观(赵立坤)	160
“故乡的异客”与“永恒的历史”——维科《新科学》读札(王达三)	172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精神”的世界史(姜芑)	177
吉朋与《罗马帝国衰亡史》(杨肃献)	188
研究实践	196
延伸阅读	196
第五章 19 世纪的批判史学	197
导 论	197
选 文	201
近代西方古文献学的发源(彭小瑜)	201
经典历史主义:历史学科的圭臬(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207
20 世纪西方史学对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侯树栋)	214
19 世纪法国史学发展与档案文献研究的历史考察(李刚)	225
《史学原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李孝迁)	231
研究实践	242
延伸阅读	242
第六章 20 世纪的新史学	244
导 论	244
选 文	248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张芝联)	248
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历史演进:评价与思考(韩毅)	264
社会史研究兴起的史学背景及意义(李增洪)	275
法国的乡村史研究(熊芳芳)	290
20 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陈曼娜)	303
环境史: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梅雪芹)	314
西方计量史学的发展(马雪萍)	325
研究实践	343
延伸阅读	343

第七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	345
导 论	345
选 文	348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观念	
——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讨论中心(陈新)	348
E. P. 汤普森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	358
新劳工史研究——从历史唯物主义、文化主义到解构主义(佟新)	
	368
中国史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梁民愫)	
	375
研究实践	381
延伸阅读	381
第八章 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西方历史学	383
导 论	383
选 文	387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王晴佳)	387
新文化史学的兴起	
——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杨豫 等)	402
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	
——帕特里克·乔伊斯教授访谈录(李宏图)	411
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周兵)	424
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	
——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张小军)	439
研究实践	454
延伸阅读	454

绪 论

/ 导 论

西方史学史是研究西方史学发展轨迹和特征的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是自古代希腊以来西方各国史学的发展,包括历史学家的研究活动、指导他们进行历史研究的史学思想和理论,以及作为研究成果的历史著作。本课程的内容是通过追溯各种史学研究和著述形式的渊源、流派、成果及其在历史学发展中产生的影响,对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及其成就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史学史不仅是一个研究活动的实践领域,也是一种史学思维方法。史学的思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人类很早就使用了口述或文字的方式记载他们的活动和思想,但这并不等于有了史学。“历史”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指从过去遗留下来的记载中去寻找过去的事实真相(即有了研究活动),并考虑这些事实的意义,用散文的形式表述。在从事这类活动时,作为个人的历史学家们会提出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过去的历史叙事对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做了什么陈述?以什么史料为依据?当某些历史学家构成了共识群,有了共同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并有共同的思想指导他们的研究活动时,这些历史学家的群体也就形成了史学流派。描述和评价作为个人和作为史学流派的历史学家如何从事历史研究以及取得了哪些成果,是史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因此,史学史思考的对象主要不是史实本身(史实是历史学研究活动的对象),而是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对史实所作的陈述及其根据。史学史在这个层次上的活动相当于过去所说的历史编纂学。

史学史的第二个层次上的思考是对过去的叙事进行判断,弄清某个叙事的来源和根据,也就是要弄清前人在完成叙事时掌握了哪些史料?如何考证和解释这些史料?如何在众多的史料之间取舍?在鉴别和使用史料的过程中,如何受到当时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以及认知发展水平的制约?这个层次上的思考相当于人们常说的历史方法论。

史学史第三个层次的思考是针对一些思辨性的问题,例如某个历史时期历史学家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本质和史学的功能的?历史的演变在他们的理解中,是循环的还是上升的?是前进的还是倒退的?历史的演变是否遵循规律,历史学家能

西方史学史研究导引

否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是如何划分历史阶段的？他们认为推动历史变化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史学的功能是帮助人类借鉴还是促进对人类本身的理解等等。当史学史讨论这些问题时，涉及到了人们常说的历史哲学。但史学史并不抽象地讨论这些历史哲学的命题，而是描述和分析过去的历史学家（包括历史哲学家）在这些历史哲学命题上的思考，并作出评价。

因此，概括地说，史学史研究在内容上包括历史编纂学、历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但它又不等同于历史编纂学、历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而是从历史学演进的角度去研究历史编纂学、历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

一门学科的成熟不仅取决于对研究对象性质的认识，也取决于对学科本身性质的认识。“史学”，也就是常说的历史学，既指一门知识学科，又指一种类型的研究活动。这个概念在西方史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在每个不同时代和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含义和解释。在西方史学传统中，“历史”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见于《荷马史诗》中的“历史”一词意指“所见”（to see），而“所见”一词又来源于“所见之人”（histor）。它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考查目击者并通过研究获得真相之人”。西方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首先确立了“史学”（historia）这个概念的定义，即指对过去的研究，由证词和探究两个基本成分构成。证词是指目击者对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作的符合事实的陈述。探究则是指根据这些证词去寻找事实真相的活动。到希腊化和古代罗马时期，“历史”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指探索者的叙述，即讲故事。这种叙事史的建立形成了一种观念，即证词和探究应从属于表达。修辞成为历史学中最重要因素，从而使历史学成为文学和修辞学的一个分支。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所谓的“科学的”历史学的兴起。到了中世纪，历史的概念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它继承了希伯来史学的传统，特别强调历史是指人类事物的整个进步过程（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观念中不包含这样的成分），并且强调历史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于是，历史在中世纪成为基督教神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世纪的基督教学者并不把历史学理解为人类的一种探索活动，而是通过它去领悟上帝的意志。到了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恢复了古代希腊—罗马的人本主义的历史学的传统，形成了一种对待过去的新态度，并由洛伦佐·瓦拉首先表达出来，即指历史学作为一种对人类过去经历和行动的研究活动，含有四个最基本的要素：对以往叙事的质疑（Suspicionism），对史料的考证（Criticism），坚持过去同现在的差别（Anachronism），坚持长期的因果关系解释（Causationism）。

自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分别以《希波战争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两部不朽的历史著作开创了西方史学的传统以来，西方史学大致上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古代希腊和罗马史学，称作古典史学，出现了一批出色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继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后，有色诺芬的《万人远征记》和《希腊史》，恺

撒的《高卢战记》，李维的《罗马史》，塔西佗的《阿格里古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和《罗马史》。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政治史著作中虽然记载了不少神话和传说，但基本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因此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历史。

从公元5世纪到文艺复兴之间的八百年间，西方史学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称作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这个时期史学著作的形式是由修道院的学问僧编纂的年纪和编年史，目的是证明上帝无形之手利用世间历史去达到他的目标，宣扬教会的教义和德行，教育和启发虔诚的教会信徒。例如奥古斯丁的学生奥罗修斯写的七卷本的《史记》目的在于论证世俗国家将被上帝之国所代替，基督教将统一整个世界。中世纪的欧洲史学在宗教和神权政治的禁锢下发展得非常缓慢，尽管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历史著作，如法国都尔城的主教格里戈利的《法兰克人史》（十卷本），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比德所写的《英格兰教会史》，塞维利亚的伊希多尔写的《西哥特、汪达尔和苏维汇诸王史》，保罗·迪亚肯六卷本的《伦巴第史》，弗莱津的奥托所写的《编年史》和《皇帝腓德烈传》，阿佩瓦的《教皇帝和皇帝的编年史》，阿非利加纳斯的《编年史》、攸西比乌斯的《编年史》、《教会史》、《君士坦丁大帝传》、《巴勒斯坦殉道者行传》，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奥罗修斯的《反对异教的历史》，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艾克哈德的《世界编年史》，卡西奥多罗斯《哥特史》。这些史著虽然都不乏史料价值，但在近千年的时间里竟未产生过一名真正值得被称颂的大历史学家或历史名著。

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人文主义史学把西方史学带入新的发展阶段，即西方史学的第三个阶段。人文主义史学尽管没有彻底推翻神权的史学，却通过辑佚、考据、校勘和出版恢复了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以人为本的原则。人文主义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是记载人类活动及其成果的学术活动，把挣脱了宗教桎梏的、有自我意识的人看作创造历史的动力。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四大历史学家布鲁尼、波吉奥、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的著作中，“我们很少看见奇迹的痕迹……一种对于个别人物的兴趣和敏锐的分析代替了神圣的天意的干预和教皇的活动，宗教冲突也往往根据实利的情欲得到解释，只注意到它们的政治意义……在中世纪后期的政治史学中……神学的概念已经被扔进后台；但从此以后，这种概念甚至连在后台也找不到了”。尤其是布鲁尼的《佛罗伦萨史》（十二卷本），主张探索历史过程中的因果关系，把佛罗伦萨当作一个伟大的文化中心来对待，并把它丰富多彩的生活同全城公民的生活联系起来。圭恰迪尼的《佛罗伦萨史》和《意大利史》更是反映了人文主义史学的精髓，正如佛埃特指出的，“近代分析史学以及史学中的政治论证就是从圭恰迪尼的这部《佛罗伦萨史》开始的”。

进入17世纪以后，西方的历史著作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趋势日渐明朗。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克拉朗登的《大叛乱史》为起点，政治事件成了历史著作的主要内容，开创了英国辉格派史学的传统。西方史学进入了启蒙运动时期，演变为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这个过程正好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同步。叙

西方史学史研究导引

述民族国家的兴起、沿革和发展的政治史著作成为历史学的主流。例如缪勒的《瑞士联邦史》、《欧洲通史》和劳麦尔的《霍亨斯陶芬王族及其时代的历史》，都把中世纪的政治、道德和成就理想化。米什莱十七卷本的《法国通史》和《法国大革命史》以饱满的热情逼真地反映了他所写的年代。被称为“浪漫主义之父”的夏托布里安在《论古今革命》一书考察了历史上的十二次革命。在孔德和约翰·穆勒影响下，实证主义史学在德国演变为历史主义。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首先确定事实，即如实地再现过去，而史实的确定必须依赖于对史料进行批判地考证。如实地还原事实是历史学家的根本任务。实证主义的史学大师都成了考据大师，其先驱是德国的尼布尔和兰克。前者的《罗马史》和后者的《教皇史》是批判史学的代表。他们把16世纪马比荣学派的考证方法系统地加以改造，应用于历史研究。兰克作为一代历史学宗师把历史主义传播到整个西方。法国的历史学家夏尔·朗瓦和夏尔·塞诺博斯在《历史研究导论》中，把政治叙事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作了总结和归纳。按照他们的说法，历史学是以过去的杰出人物为中心的，以民族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为线索的（从古代四大帝国到近代的民族国家），以史料的批判和考证为方法的，以叙事为表达方式的职业活动。艾克顿爵士主编的《剑桥近代史》和拉维斯主编的《通史》把传统的西方史学带入巅峰时期。

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发生了对传统史学的反动，并把西方史学带入了第四个发展阶段。有人把这场变化称作新史学运动。关于新史学运动的深远意义，有西方一位史学家说：“历史学终于迈入了科学的阶段，它所处的时代相当于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学》而标志着物理学和天文学面临着一场革命时代一样。”

新史学的根本特征是把历史研究科学化，这一特征充分表现在方法论和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西方史学科学化的第一个体现是研究领域的扩大。传统史学“现在的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现在的政治是未来的历史”的态度受到了批判，新史学一反传统史学的做法，把长期的经济运动当作研究的对象。法国的历史学家亨利·贝尔提出了综合史的概念，主张把过去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当作历史研究的对象。1927年，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创办了新杂志《经济史和社会史年鉴》，提出了总体史的口号。这标志着年鉴学派的诞生。与此同时，西方的许多历史学家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理论和研究方法中寻找观察和认识能力。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推动新史学运动中的功绩，是即使抱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的西方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的。从此，西方史学把极为广阔的领域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从而诞生了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妇女史、劳工史、心理史、心态史等各种新的历史学分支。过去人类经历中的一切方面几乎都被纳入了历史研究的范围。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史学的严重缺陷也明显地暴露出来。美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复兴叙事史的主张，主张把历史研究转向对具

体的人的研究,预示西方史学进入新文化史学的新阶段。新文化史学在不同的国家分别被称做微观史学或日常生活史学,是目前的西方史学的新动向。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方法,例如 E. P. 汤普森的研究方法,再一次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西方史学目前发生的新转变,总的来说是把研究对象的重点从布罗代尔的第二层次回归到第一层次,同时又坚持和发展了新史学运动中出现的研究方法,以纠正新史学运动中的不良偏向。它证明西方史学又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它从表面上来看是传统史学的复兴,但实质上是一种新型的史学的诞生。它再一次证明,在西方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转变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都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

学习本章的目的是从宏观上把握西方史学演变的整体轨迹,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以“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为题,对西方的历史思想和史学传统所作的高度概括,把西方的历史思想放在世界的范围内考察,以便揭示其特点。于沛的文章“变动中的西方史学”是对 20 世纪西方史学的变化所作的思考。至于当代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新型关系和相互影响,可以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特别是其中的第三章《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对西方历史学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出现的方向性变化所作的论证。徐波的论文《从“整体史”到“全球史”——西方史学史的一条线索》(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 年第 4 期)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作者对同一主题的描述和思考,认为全球史的观念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整体史、18—19 世纪的普世史和文明史以及 20 世纪的总体史。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西方史学中识别出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它有其古典基础,经历了从整体史、文明史和总体史到全球史的发展过程。

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①

彼得·伯克

导 言——

本文选自《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彼得·伯克(Peter Burkert),1937年生,英国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研究专长为欧洲近代早期的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主要著作包括《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观》(1970)、《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文化与社会:1420—1540年》(1972)等。

本文是作者参加1995年夏在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召开的“历史文化比较研究”国际讨论会的论文。文中,作者通过将西方的历史思想放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考察,对“西方特有的”十项历史思想特点进行了详述。阅读本文,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理解与把握西方史学发展的整体轨迹及其悠久传统。

本文所讨论的“历史思想”主要指实践中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和他们为历史著作的影响。但是,这一“历史思想”也常常指历史哲学。如果有更多的篇幅、时间和知识,我一定会把题目作进一步的扩大,以包括所有人对过去的认识。用伯纳德·圭涅(Bernard Guénée)的话来说,即研究西方的“历史文化”。

我不想像汉斯·巴隆(Hans Baron)等人那样,用文艺复兴或某一特定时间来标志历史思想的“觉醒”。我也不想像黑格尔那样假定或认为历史思想为西方所独有。相反,人们对过去的兴趣存在于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时期。尽管如此,因为处于各种文化背景中的人对时间和空间有着不同的认识,并且欧洲的文化和社会运动如文艺

^① 译者按:本文是作者参加1995年夏在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召开的“历史文化比较研究”国际讨论会的论文。译者在会上征得作者同意,将它译成中文发表,希望能有助于我国读者了解西方的历史思想和史学传统。作者是欧洲史的专家,著作丰富,现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他也对西方以外的史学传统充满兴趣,包括中国史学史。在文中,他试图将西方的历史思想放在世界的范围内考察,以便揭示其特点(这本是文章原来的标题)。作者发言之后,又将此文不断修改。这里译出的是根据作者最近寄给我的第三稿,完成于1996年10月29日。本文将收入荣·茹森(Jorn Rüsen)所主编的《西方历史思想——一个跨文化的争论》(*Okzidentales Geschichtsdenken — eine interkulturelle Debatte*)一书并在德国出版。该书还将会有英文版。我在翻译中,将注解与参考书目一起作了省略,望读者谅解。(编者按:本文译者系王晴佳)

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都对历史思想和实践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所以欧洲历史思想具有一些特征也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怎样指出这些特征。

考虑从希罗多德到现在的好几个世纪中，在不同的欧洲语言中已产生了大量历史著作，又考虑到为了讨论欧洲历史思想的特点，我们必须了解其他地区的史学传统，如中国、日本、伊斯兰、非洲、美洲印第安人等，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人试图用比较方法研究史学史也就不足为怪了（很遗憾的是在已有的少数一些比较史学的著作中有些作者假设西方风格的史学著作在各方面都高出一头）。很明显，单个人想对这一庞大的题目下结论是颇为冒失的。

所以，以下所谈的只是一个开头，而不是结论。它们是临时的假设，用来抛砖引玉。我必须先说明，我所谈的西方历史思想的特征本身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集合体，其中不少部分能在其他地区找到。西方历史思想的特征是一系列重点的组合，其中每一重点属于不同的时期、区域、社会团体和个别的历史学家。

另外，我们所必须在一开始便澄清的是“西方的”（Western）这一概念，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欧洲的”（European）这一名词的内在含义。本文中所用的例子贯串了从希罗多德到现在的历史著作中。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开始有了欧洲这一概念。欧洲大陆的学者把希腊和罗马视为它们的祖先。但是，是否希罗多德和阿密安·马瑟利纳斯（Ammianus Marcellinus）也这样就难说了。很有可能，他们视自己是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这也就是说，他们是朝东方看齐，而不是向西方看齐。不管怎样，希腊的文化传统首先影响了穆斯林世界，然后再是西欧。因此，任何想把希腊视为“我们”而把伊斯兰视为“他们”的做法便站不住脚了。因为西方本身是历史的产物。

这篇文章用十个特点来突出说明这一结构性的本质，而不是论题本身的本质，以便参考讨论，同样，以下用数字划分的段落也不是为了显示科学的精确和哲学的严密。

这些论点将以西方经典的历史著作来加以说明。但这样做并不假定这些经典已经代表了西方历史思想的全部。直接或间接的，我的比较也涉及一些存在于其他史学传统中的经典，如司马迁和伊本·卡尔敦的著作。我也会引用一小部分用西方文字写的列于书目里的有关这些传统的二手著作。因为这些著作集中在中国和伊斯兰，我将从中引用非西方的例子。我力图避免把西方和其他地区对立起来的做法。这十点相互之间有联系，并不互相隔绝。这些联系可以是历史的联系，也可以是逻辑的联系（尽管他们之间有时有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这十点的总和是西方历史思想的“系统”、“模式”和“理想典型”。像其他模式一样，我的这一模式必然会夸大西方和非西方历史学家之间的不同，而少谈西方历史传统内部的思想冲突。因此，我的描述只是一个把各个重点加以综合考察的企图。

当然，把西方的历史思想与西方文化的其他特征相互联系并把它视为西方历史的产物是我所乐于尝试的。我会常常将西方史学与西方科学、西方法律、西方的个人

西方史学史研究导引

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加以联系。为什么我着重描述是因为我们首先必须描述然后才能解释。只有当我们对西方和地球上其他地区的历史思想的不同有了系统的认识,我们才能系统地寻找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

以下所想建立的模式本身是充满活力的。我在谈到每一点时都会涉及它的变化。我的总的观点是,虽然西方和其他地区的史学传统向来有明显的不同,但这些不同在有的时候显得更为重要。譬如,从文艺复兴以来,由于西方历史思想愈来愈多地体现出特点,西方史学和其他地区的史学开始分道扬镳。

这一分离的趋势为一个整合的阶段所取代。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由于世界各个国家对西方史学的兴趣,西方史学和非西方史学又殊途同归。在佐藤正辛研究日本史学的文章中,他谈到了这一模式与其他当地文化的“接触”。在有些地区如殖民地时期的秘鲁,这一接触发生得更早。这些接触的后果是减弱甚至溶化了西方史学的特征,导致一个全球性的专业历史学家团体的形成。这一团体有着相似的学术标准。今天,我们有着大量不同风格的历史学派存在,但这些风格(思想史、微观史、计量史等等)并不局限于某一地区。

但是否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化在总体上倾向一致,我仍然怀疑。我的印象是,史学的状况和绘画的状况有些相似。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绘画传统,但有一个全球性的专业艺术家文化凌驾其上。国际绘画展览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功能有些相似,并不倾向一致,但主要的流派[如奥坡艺术(奥坡艺术产生于20世纪中期的美国,与反战和嬉皮文化相连——译者按)、通俗艺术、微细(Minimal)艺术等]在各地都有,如同历史学流派一样。

下面我依照重要性来依次描述“西方特有的”历史思想特点:

1. 西方历史思想最重要和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强调发展或进步的观念。易言之,即它对历史认识的“线性发展”观念。

1.1 我所用的“进步”一词含义广泛,是一种认为历史的变化为累积而成(一代人站在另一代人的肩上)和不可违反(用俗语表达为“你不能让时间倒转”)的观念。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麦考莱的《英国史》也许可视为这一组观点的代表性的论述。但是,这里的不可违反并不表示历史的变化不可避免或者总是变得更好。许多环境史的研究者、环境史学家和其他一些新的史学流派已经指出历史常常变得更坏。

历史发展和进步的观念在西方历史思想史上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相反,这一观念本身有其发展的历史。在西方,将“历史”视为一个发展的过程,为命运或天启所指引(尽管其主题是上帝的行为而不是人类的作为)则是一个既普遍又古老的假定。把这一过程看作不可违反和终将结束的观念也是同样的古老和普遍。这些观念深深地孕育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中,产生了“圆寂”、“寂灭”、“救世主”、“千年王国”等概念。费奥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及其弟子的历史哲学谈到了三世、天使教皇和末代世俗皇帝等观念,是有关这一主题的许多阐述中的一种。另外,“先驱”的概念